



凡塵曉遇

專欄

## 雨水的歸處

□李曉

秋日，我住在山間一家民宿，整座大山的樹都對我歡喜地吐納，這樣的日子實在是太富有了。一天下午，我躺在椅子上吹着清涼山風，看見雨幕從山那邊疾疾而來，頃刻間，大山籠罩在雨聲中。

民宿是董大叔的兒子開的，剛才還在牆邊打盹的大叔猛地驚醒過來，他伸出舌頭去舔那雨水，爾後嘔吧着吞下，面露喜悅表情。

見我有些疑惑地望着他，董大叔說起了40多年前那場天旱。他說，那年老天爺發火，土地干得到處都是裂口，如一张张渴望飲水的大嘴。有天烏雲翻滾，村子里的人在一個老人帶領下，一起朝天跪下求雨。那天晚些時候，大雨果然就來了。站在雨中的人，呆呆地享受着一場大雨的淋浴，等雨停了，人們恍若夢里醒來，才想起忘了拿鍋碗瓢盆用來接這天賜的雨水。那以後，每逢下大雨，人們都不要在屋檐下用木桶接雨水。

這些年來，我見過一些收集雨水的人，他們讓我想起了一部小說。那是一部溫暖和悲傷都同時浸透了肺腑的小說，每一個映入雙目的字都是一滴從天而降的雨水，它是英國作家朱莉婭·斯圖亞特的《倫敦塔集雨人》。在小說中，一對夫婦和他們的兒子為英國女王守護着倫敦塔，他們一家人的生活，平靜幸福。可有一天，他們的兒子突然離世，男人竟沒有一滴眼淚，刻骨的悲傷籠罩着孤獨的他。沉默的男人，開始拿着積雨器收集雨水，向倫敦塔里的動物默默傾訴。直到有一天，男人把收集的雨水，送到了失物招領處，讓雨水去尋找它們的歸宿。

我常冥想着一滴雨水的旅程，它從地上到天上，從飄忽的塵埃到滾滾的雲。當我乘飛機在空中望着一團一團的

“三月三，螃蟹生；六月六，地瓜熟。”父親這句話彷彿從時間長廊的另一頭，突然飄移至腦海，回響在耳畔，是那麼的親切，又是那麼的遙遠。父親已經等不到地瓜熟的日子，於六月初二去了另一個陌生的世界。

父親告訴我這句諺語的時候，我才五歲。那年的夏末秋初，他帶着我和妹妹到他上班的地方爛泥灣的石灰窯裏，為了不讓我們去看生石灰是怎么燒制成功的而發生安全事故，他讓我們去路邊摘野地瓜玩。當我扒開路邊一叢叢縱橫交錯的地瓜藤，在藤蔓濃密的葉片下找到一個個圓圓的、紅彤彤的果實時，迫不及待地選了一個紅潤壯實的野地瓜丟進嘴里，飽滿多汁的果肉充實了味蕾，甜滋滋的，瞬間口舌生津，好吃得很，誘使我迷上了找地瓜這一項既好玩又可果腹的活動。

次年地瓜成熟的季節，李云姐像發現了寶藏一樣地告訴我，小壩口有地瓜，梯土有地瓜，黃泥壩的地瓜更大更甜……這個時間段里，灣头的孩子們樂此不疲地在山坡上找地瓜，少有跳繩、鞭陀螺、滾鐵環的了。這項活動沒持續到半個月，便冷了下來，原因是，灣头的孩子們身上接二连三地出現了“地瓜瘡”。

其實，“地瓜瘡”學名叫疔腫，此病常此起彼伏，成串連片。若營養不良或治療不及時，可引起膿毒血症。疔腫與地瓜有沒有關係，我無從考證，但

云，我知道，那裏面是浩大的雨水，當它們降落為雨，撲向山川大地時，每一滴雨水，都落到了大地的心窩窩，那裏就是它們最後的家嗎？其實收集雨水的容器，在蒼穹之間。因為大地山川上的水，也不停地在蒸騰和降落之間來回循環着。這樣來說，雨水的一生，奔波忙碌就是它的宿命。

鄉下還有我認識的一個人，他就是王老大。那時我才七八歲，一到下雨天，王老大就把水桶、盆子、鉢子端到屋檐下，接瓦檐上滴落的雨水。我就不明白，有時山洪也會咆哮，況且又不是雨水貴如油的季節，王老大干嘛非要去接雨水呢？我40歲那年，王老大病重，住進了城里醫院。我去看望他，他已很虛弱。我終於忍不住問起他：“王叔，在我小時候，你為啥要去接那些雨水啊？”王叔說：“我一輩子就一個人過，天晴的日子總擔心干旱時沒了水，看見屋里有水，心就不那麼慌。”我看見王叔床前，只有他的堂弟守護着他。我猛然明白，王叔是擔心老無所依，只要家裏有幾桶

水，他也覺得心里踏實一些。

下雨的時候，我聽着雨聲，它落下來，成為大地江河血脈里的一部分，也落在人心里，成為滋潤靈魂的一部分。我眼前浮現出那些收集雨水的人，他們的身影，在雨幕中晃動，成為人世間蒼茫命運里的一滴水。

奧地利詩人里爾克說，當靈魂失去廟宇，雨水就會滴到心上。他的意思是說，如果一個人的靈魂失去了廟宇，心就要淋雨，就會感到淒冷和孤獨。我想說，這些收集雨水的人，是讓雨水有一個好歸處，最終回到大地的懷抱。

（作者單位：重慶市萬州區五橋街道辦事處）



能懂的诗

## 鍋底凼

□陳剛

鍋底凼，靜臥於群山之巔  
城口的“阿勒泰”  
黃牛一羣羣，于嵐天之外，咀嚼白雲  
每一次俯仰，都自由自在

鍋底凼，倒映大千世界  
內與外，去與留，舍與得  
皆是生命的涅槃

在嵐天，我仿佛看見父親  
與老黃牛一道  
融入犁鏵，挺立在田間  
出工走前頭，收工走后頭  
背如弓，弓上的箭  
始終沒能飛越那片莊稼地

凝望黃牛  
鍋底凼，我聽見嗚嗚一聲長嘯  
大巴山四蹄走動  
眼角有淚

（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）

## 秋陽

□傅發明

不再，火辣辣地烤在  
人的身上，而是用溫情  
去点燃，稻谷的金黃

村里人的心，醉在了  
灿灿的色調上。秋陽  
也和着慶豐的鑼鼓  
舞動的鐮刀，歡天喜地  
和村民一道，將沉向甸  
的果實，搬進粮倉

（作者系中國金融作協會員）

## 父親給我吸瘡毒

□何從花

其形、色酷似，稱其為“地瓜瘡”倒是貼切。

我的地瓜瘡最初是長在“連二杆”（小腿的陽面）上，繼而長在頭和臉上，看着紅腫的瘡面，感覺自己丑死了，關在家里不敢出門，找父母哭鬧。父親淡定且肯定地對我說，等幾天，他會用魔法幫我一個個消除。

當時的我可是郁闷至極，無論照相是多麼難得的机会也讓我笑不出來。瘡毒一天比一天厲害，接近化膿的時候，令我疼痛難忍。最令人討厭的是，右眼皮上方的地瓜瘡壓迫得右眼眯成一條縫，讓我在同伴面前抬不起頭來。要是以後成了盲人怎麼辦？瘡毒消除不了怎麼辦？老師不收我這樣的学生又該怎麼辦？

父親安慰我：“窮長虱子富長瘡，癩蛤蟆挑嬌跳米缸。現在長瘡不用怕，好日子在后頭呢。”

然後，他讓我坐在堂屋雙開大木門近半米高的門檻上，找來一根柑子刺，挑破瘡的表皮，擠出膿液，低頭吸毒，再敷上新鮮魚腥草和蒲公英搗碎後的混合物，最後用白布幫我把傷口包紮纏好，讓我不要出門到處跑。接下來的日子，我身上的地瓜瘡都在他的如法炮制下，一個個真的如魔法般地消失，讓我開心極了。

如今再再見到長地瓜瘡的人了，可我猶記得父親吸毒的樣子。而我，至今也不曾對父親說過一句“爸爸，我愛您”。

也許是遺傳了父親的性格，我也不曾對兩個兒子說過“媽媽愛你”。我相信，父親對我的關愛與我對兒子的關愛是一樣的，天下的父母對子女的關愛如出一轍，哪怕天各一方，也是希望下一代人健康、平安、幸福。

（作者系重慶新詩學會會員）

## 暑夜記憶

□李秀玲

九月了，重慶還是持續高溫。

待在空調屋裏，等到天黑才拉開窗簾，看着樓下的空壩子，除了幾個遛狗的青年，路人寥寥無幾。思緒不知怎么就飄到了兒時的暑夜，記憶那么的清晰、深刻，仿佛還在昨天。

那時都是住在平房，家家戶戶門前有個小壩子。七點過，街上的左鄰右舍都拎着水管、提着水桶、拿着水瓢，沖洗自家的壩子。地面上的熱氣經這麼一激，又熱騰騰地冒出來一波。等熱氣消散，整個壩子也就涼快下來了。

外婆在廚房洗碗，外公坐在壩子裏的藤椅上，悠閑地吧嗒着他的葉子煙，大舅舅忙着收拾水管水桶，小舅舅使喚着我和表哥，和他一起搬長板凳、抬竹涼板。

我把兩根長板凳一左一右地放好，小舅舅和表哥把竹涼板橫放在板凳上。我脫了鞋跳上去，竹涼板吱吱嘎嘎響。我又跳下來，跑到屋裏床上去拿枕頭。正準備往涼板上躺，媽媽從屋裏出來：“還不趕緊去把澡洗了，看你那一頭的汗。”

洗完澡，我穿着吊帶綉綉裙，一身的涼爽。跑到壩子一看，三張竹涼板都已經搭好了。外公穿着汗衫，躺在一旁的涼椅上，閉着雙眼，手拿着蒲扇一搭一搭地扇着。

我搶過外公的蒲扇，躺在涼板上，笑嘻嘻地問外公：“你知道天上的星星都叫什麼名字嗎？”外公眯着眼說：“有北斗星、牛郎星、織女星……”

我望着滿天的繁星，分不清哪是北斗星，哪是牛郎星和織女星，只是覺得，星星一眨一眨地，像在捉迷藏。我一閉眼，似乎所有的星星都移動了位置；我一睜眼，它們都在對我眨眼。

忽然覺得小腿上有什么在叮咬。噢，忘點蚊香了。我不想再爬起來，張大喉嚨喊着：“外婆，外婆，點盤蚊香過來。”

躺在另一個竹涼板上的表哥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他正在背古詩，被我打斷了。我又不怕他，誰不知道外公最喜歡我，只要我一哭，外公准會責備表哥的。外婆點了幾盤蚊香，分別放在幾根長板凳上，細煙裊裊升起。我頑皮起來，用蒲扇把那細煙扇得東倒西歪，又出了一身汗。

媽媽收拾完了，躺在我的身邊，我一下子安靜下來，不敢亂動了。聽到隔壁葉婆婆家傳來的電視聲，小聲地問媽媽：“我家什麼時候也能買個黑白電視機呀？”外公在一旁回答說：“快了，快了，等這個熱天過完，我們就去看。”

我翻了個身，滿意地閉上雙眼，期待著這個熱天快快結束，我就可以有電視看了，再也不用豎起耳朵聽聲音了，也不用三番四次地找借口跑到葉婆婆家去蹭電視看了。

蟋蟀開始了鳴奏曲，長長短短很有節奏。外公和我一起摘下的黃葛蘭，發出淡淡的香氣。偶有下夜班的工人經過，腳步聲很輕很輕。堂屋亮着一盞昏黃的燈，舅舅們的鼾聲漸漸大了起來，左鄰右舍擺龍門陣的聲音越來越小。我慢慢地睡着了。

半夜裏，涼風陣陣，我被媽媽抱了起來，放在家裏的床上。我不肯醒來，因為我夢見家裏買了台黑白電視機，我笑嘻嘻地看著舅舅們把紙盒子拆開，接上天線，看到了盼望已久的《米老鼠和唐老鴨》。

這樣的夜真讓人懷念啊。

（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）

## 在城市邂逅兩只麻雀

□李洪

霓虹和樓影壓積在眼底  
我已無法拖動身后的長街  
穿過人行道和環形天橋  
出城路口，沒有返程的班車等我

兩只麻雀從流浪的楸樹上跳下  
談論著稻子開花和風吹麥浪的細節  
更愿意相信，它們是跟在我身後  
從谷雨前夜啟程，一路尾隨而來的

再三招呼，拒絕站上雙肩  
我知道，是古龍水刺鼻的異味  
讓它們看不清瘡痍在耳背上  
龍胆草葉脈一樣的紋路

露出縫線在臂彎的疤痕  
左腳受傷的那只率先叫出聲來  
殘存在羽毛上的梔子白  
正在將我引入季風吹亂的塬上

誰在怨吧？來不及問詢  
草垛旁送行的身影是否白了雙鬢  
兩只水土不服的麻雀已經逃遠  
只留一攤黯灰色驚惶，困住我

（作者系中國詩歌學會會員）